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九 九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二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九　　宋　姚鉉　編

書十一 揔一十三首

激發八

上崔相公書 吴武陵

再荅張僕射書 栁冕

上韋右丞書 劉軻

與田将軍書 獨孤郁

忿恚二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上崔相公書　　吳武陵

月日謹白書相公閣下昔者獲侍坐於東掖竊聞餘論吾之行己略無遺事獨未能舉賢士大夫於朝為恨耳武陵誠愚不覺竊抃以為明哲之達必將與人同然猶恨爾時相公未得行其志令者鎔鑄生人鼓簧羣物九

牧之士傾耳而聽拭目而視以為舉善黜惡大堯之功相公亦塞其望乎昔者管夷吾致隰朋甯戚東郭牙賓胥無王子成於桓公分職其務且曰欲理國者則五子存焉如將霸王則夷吾在焉蓋不欲專其能也先相國居位旬朔而所舉者亦數十百人令不知相公所舉阿誰所黜阿誰自秋徂春非特旬朔豈天地無其人邪將相公有所待邪或則曰明主春秋鼎盛方有所好升平之盡未可為也此又常人之論無足徵者夫人君病無

所好苟有所好何為不可假若主好畋獵則正人其無畋獵者乎主好宴遊正人其無蹙蹴拔河者乎因好而致事將潛化或以謌謡進或以烹飪來相公詎謂不然乎今兩河餘冦條貫未得北虜踞慢西戎猖獗三關可收五城可理河壖可田運漕可罷相公豈獨遺此而優游廊廟更以歳月取賢相之位然後旄鉞而出鎮乎生人可憐勲業可惜伏惟相公越羣士之胸臆姑為躊躇天下幸甚始從北來得邊隅之事謹條別狀輕瀆嚴重

武陵再拜

再荅張僕射書　　　柳　晃

辱還荅知朝廷之事事無小大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即天為之時謀合於人即人為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干湯其道乃行天為之時也商鞅以

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為之時也譬如為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干紀姚宋挫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為令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

可奪也令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寃白

上韋右丞書　劉軻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為不多其閱令之事極耳目之間見亦以半古之道絲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如彼踵之於令又如此固不必揲乎蓍灼乎龜而卜筮行乎其

中矣小生敢欲首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輒試貢心中
事以當閤下閤下知一士之進退闢天下之去就令天
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黃老言或能以儒
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顧吐一奇設一策使司化源者
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閤下知天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
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
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
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此所以開聖聽而達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為堯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𤣥宗幾如太宗令閣下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手而指以為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以黄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弘以儒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邴者以刑法撿

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為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公邪必欲為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邪必欲為刑法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邪此三者在閣下所嗜而行之耳夫横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玄曰崔嵬不崩羣土彊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此也某每病

此来之欲為丞相者馴致其道積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為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扃鐍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人之耳待宰相而聰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下之形聲雖離婁師曠故不能周視遍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尭所以寄耳目於舜

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閤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閤下踐其地使令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恩幸某恐懼再拜

與田將軍書　　獨孤郁

天子賞將軍之勲自裨校領十萬軍率給麾幢節符佩黃金印者數四廟祖于京開東第駟門號公侯家子弟

姻族以將軍故皆為好官將軍之勲名可謂盛矣美矣然某聞古人曰成功不久難處且物禁太盛昔者周公以至聖之德致太平之功以成王幼少不忍而去召公有不悅色何者勢逼不能無嫌故也夫以聖處猶難况非聖哉故范蠡留侯知其然去之而遠害昔者李斯為秦破山東從擒諸侯尊秦為天子秦皇以為丞相任事秦廷之貴惟斯耳斯知盛滿不行卒為秦擒韓信為漢誅趙魏破齊楚尊漢為天子漢裂土封王於荆漢將之

貴惟信耳信不知降挹一旦蜚言被疑卒受呂氏之誅彼二子可謂巧於為人拙於為身故二子始有周呂勲卒受參夷誅何則由務進而不知退故令上封足下為公為王為十萬戶侯傳子襲孫居為蘷為龍出為桓為文旦令召公無不悅色足下豈不賢於周公哉夫今之遊宦者辛勤數千萬言得一官俸不過三二萬數從僕不過一二人滿當罷戀戀不欲去豈非顧其利邪況夫遭時變即擄千里土權殺生柄不覺炎燠更變歌童侍

兒俳優不離前爲樂萬方以娛情惟恐其不歡無纖憂
能鑚其胸豈不願留之邪顧其勢不可是以去故克讓
天下而長有天下孫叔敖不悔去者三顧將軍無受吳
張玄之說納馬援鄒陽之策思留侯陶朱之舉悟韓信
李斯之惑立竇融河西之績覽郭馬李高數賢之事稽
叔敖三去之美昔蔡澤之說范雎也引鞅起踵以繫奪
其位雎受說而歸相讓澤非不知澤情而受市也蓋審
理必然今某來非縱横時豈澤之徒歟既非奪位而來

又豈欲騁口銜世直以惜賢人之業耳惟將軍無猜焉

移陸司勲沔書　　歐陽秬

月日歐陽秬移書郎中閣下夫百女蕩一女貞蕩者紛然為貞者笑脫使貞者始貞而後蕩奈百人之笑一人邪嗚呼一之笑百百者有此恥於人而已百之笑一一者舉目無比其如恥何伏惟閣下少垂聽覽秬在閩中時聞閣下之名十年矣及來京師又逾一紀嘗期閣下不出則若南陽劉子驥會稽謝慶緒出則如蜀孔明殷

傳說不然亦如賈誼朱雲之徒庶幾於直道也今皇帝起閤下為郎閤下俁俁而來柜謂斯來也享數年有見必言有聞必論日復一日僅三百日矣豈九牧之民皆治矣無有術邪四夷之患皆平矣無有策邪天下之無賢者不可舉邪天下之無倖者不可黜邪天下之無贓者不可劾邪天下之無寃者不可雪邪天下之無屈者不可伸邪天下之無驕者不可誡邪既無所聞又無所見則樂堯舜之道讀周孔之書劉驎之謝敫斯人也閤

下亦斯人也豈徒鼓動以朝廊飡而退是何前踞而後恭若彼始貞而後蕩如此且一之笑百雖有比也正令百人之反笑矣閤下欲何比焉夫名利之心不可卷正直之心亦不可轉秬謂閤下令之為不及昔時不為明矣且逢蓢不掛冠孰有蓢邪孫楚不漱石孰有楚邪閤下始心為直苟在為郎國家有明經進士史傳諸科孰不郎也後達者雖在閤下之左先達者果在閤下之右秬所謂為郎不若不為蓋悲閤下身未死而名已滅雖

然尚有可復之計何者閤下有所見勿惜其位而言有所聞勿顧其身而論論或不行言或不用則乞骸歸去斯謂可復之計也已矣吳越暖景山川如繡鱸鱠蒓羮放歌長嘯夫如是永為陸司勲庶幾乎不朽伏惟念之梠再拜

與李渤拾遺書　　盧坦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徳全道備雲卧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

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傾瞻烟靄動色足下
懷寶樂山竟未為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
不可得而累也坦嚚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
瀍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飢
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
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
以致君惠人為意非特態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
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

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歎康異衰周之代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荅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禄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爝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得以為榮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為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

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玄纁郡府之禮不到遂

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為宜在足下俟駕

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

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移成均博士書　　皮日休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

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浸移其化上自

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

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為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㸔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郎反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邪故萬物

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覼其微言鉥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令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

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夫易負乘之譏掐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禄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於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與儒顔上人書

沈亞之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望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為梯進之級必慮過意幸聽畢說昔之有善鍛者火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然常薄産自窘弟子相率而笈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然而市售之富不能當陶之饒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壞壞失其用復從而市之無虛日故能饒且吾之業搜矩而軸模及其成功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

安能罄其室而市吾之工哉故當饑亟之悞學為黄金鍛且已困矣上人無乃襲饑於此哉非敢自重誠以陷其所從耳幸熟慮焉亟之頓首

上李門下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三途之艱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能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矉太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烏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

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逌乎己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以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塗之艱以陷大阨窮躓殞墜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三四年矣其不顧而深矉太息者俱不足望焉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日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邪今乃閤下仁義正直入居相位某實切撫

心自度以為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埋沉踣斃無復振矣伏惟閣下動心焉某自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矣繁言蔓辭秖益為瀆伏惟閣下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拯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歿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死通塞在此一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

上吏部裴侍郎書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筌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鲁輿有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内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弘之量矜小人悃款之誠惟君

侯察焉實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衒才揚己歷詆公卿不汲汲於榮名不戚戚於卑位蓋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則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郗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烈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捐軀燕趙甘死齊韓令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

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夙遭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藜糗無甘旨之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崩心之痛罔極若僕者固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況屬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於衷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故徐元

宜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許上以棄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儻有乾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内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

流沙一去絶塞千里子悵入塞之䰟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薫之不背而更憂能傷人廹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錫類道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顧憫烏烏之私情寛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䰟有望老母知歸賔王死罪再拜

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　劉軻

前蘭陵令臣况謹奉書於相國春申君足下前者不識事機冠宋章甫襲儒衣以廉軸駕羸駑應聘於諸侯始入

秦見秦應侯會侯方以六國啗其君且曰吾方角虎以
鬬又何儒為故去秦之趙會孝成王喜兵法方築壇拜
孫臏欲磨牙而西臣以湯武之兵鉗其口於前趙王亦
不少孫臏而多臣臣以是去趙之齊會宣王方沽賢市
名達諸侯聞人聚稷下若鄒子田駢淳于髡皆號客卿
故臣得翱翔於諸子間自威王至襄王三為祭酒號為
老師然憫諸生少年皆不登闕里不浴沂水各掉寸舌
得紆朱垂組自以為高絜莫我若也臣以乳兒輩畜之

何虞其蝎蠆之為毒也由是讒言塞路臣之肉幾為齊人所食伏念相君與平原孟嘗信陵齊名故游談者謂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以相君之相楚故也不然楚何以得是名以是去齊歸相君相君果不以臣孱固俾臣為蘭陵令臣始下車方弦琴調軫欲蘭陵之人心和且富既富且教必使三年有成然後報政於相君此臣效相君者希以是不意稷下之謗又起於左右俾臣之醜聲直聞於執事執事果亦疑棄臣如脫故屣臣之去

蘭陵豈不知相君之棄臣邪臣尚念古者交絶不出惡聲臣慰楚而怨相君也哉頃相君徒欲人之賢已曽不如楚國前事臣不逺引三代洎春秋今雖戰國亦不敢以他事白直道今楚國盛衰之尤者真相君擇焉自重黎為火正光融天下鬻熊有歸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蓽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武文成始臣妾江漢至莊王始與中國爭伯此數君皆郢之祖宗而代亦稱臣之術五尺童子羞稱五伯臣又何必獨為相君道哉然楚

君但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亟不競平王嗣位耳目
倒置伍奢以諫死費無極以讒用亡太子走昭王污楚
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讒而至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
原忠賢始能付以楚政當諸侯盛以遊說交鬬猶以楚
為有人無何為上官靳尚所短王怒疎屈平平既疎秦
果為張儀計陷楚之商於地儀計行秦果欺楚是以有
藍田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囚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客
死而屍歸至今為楚痛豈不曰疎屈平親靳尚而至于

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皭然無非已不能疾讒又從而借之俾屈生溺離騷為之作襄王以前事歴目切骨雖有宋玉唐勒景差輩子弟賦風吊屈而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令相君自左徒為令尹封以號春申君楚於相君設不能引伍奢屈平以輔政復不能拒無極靳尚之口弭臣見泗上諸侯不北轅不來矣夫如是漢水雖深不為楚塹方城雖高不為楚險相君雖賢欲捨楚而安之也令有李園者世以諛媚荐寵喜以隂計中上

根結枝布霈爲難拔相君若不以此時去之則王之左右前後不斬尚則無極詎獨臣之不再用也前月相君聘至跪書受命且曰若惡若仇若善若師真宰相之心脫李園何至費靳方試何害臣之不再罷蘭陵也哉敢輙盡布諸執事而無遂子蘭之非况之望也楚子之幸也

與吏部孫員外書

陳章甫

某叩頭伏地上書吏部員外孫公階𨸏伏惟拔英苗而

佐明主奉盛德而居要路亦光天衢樹桃李之秋也僕非敢隱籍名實昨聞戶部撿報似有參差嗚呼雖有周孔之才無所施也矧兹虛陋能勿非乎但僕一卧嵩丘二十餘載既不能學許由巢父務光伯成終至青雲高謝堯禹而乃棄藜杖脫草衣薦頌雲壇陪科岳牧此已孤負芝桂損辱高風矣若緣籍有誤蒙袂而歸亦何面目垂見巢由舊丘光成隱路耳公言泉百氏腹笥九經前古取人應所多見至如傅說無姓殷后致鹽梅之地

屠羊隱名楚王延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范睢折脅於魏改名為張禄先生秦用之為相張良報讎變名姓而亡漢祖因之實取天下何必考名也是知善收賢者不以小瑕棄大美今若以籍名有誤便廢其人僕恐蔽賢之議在有司矣夫籍者所以編戶口計租稅耳本防羣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苟亡其徳雖籍何為謹案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自七十以及六十皆征之其捨者為賢也貴也服公事也注捨謂若今復除

其計耳所以優賢能也三歲則考其德行道藝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登於天府鄭司農云若舉孝廉茂才由此觀之乃舉賢之餘事爾比來天下此道都喪無論賢貴宜被籍書所以風俗不淳賢能不勸由此故也公為官擇才務恊於治典進賢輔政何拘於版圖且古之招賢降蒲輪束帛卑辭厚禮猶恐不來今乃坐徵籍書務在駮放此所謂嫉賢也若将古不足法謂時無賢才經邦致治非籍勿用於是僕也鞭骨自悔

裹足而亡雖分國如錙銖終不敢望於臣仕也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悒快憤懣惟君侯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

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劔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

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泣持刄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䰟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益州

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烟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儻其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

頎之無按劒也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髙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劒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顔所在之處賔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賔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晩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

哉稜威雄雄下慴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末塵承顔接辭八九度矣甞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邪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荅曰從

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遂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

唐文粹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十三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

宋 姚鉉 編

書十二 命附總九首

切磋五

別令狐拾遺書 李商隱

荅崔立之書 韓愈

重與陸賔虞書 劉軻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令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

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汚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尚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禀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嚬然相感泣然相泣者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孑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踶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罝譏誹襲出不意使

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紿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嗚呼此輩真手搔鼻皻而喉噦人之灼痕為癩者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令一大賈坐滯貨中人人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蓄不顧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

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回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顧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男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譖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邪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

矣豈不頎已而又唾之足下果為市道何如哉令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則祝曰蕃息後日生女子貯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頎性命即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屬之邪令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鶩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為事當其為女子時誰不恨及為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邪令尚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

相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紬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飈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邪非邪首陽之二百豈蘄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擔不羞市道而又不為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

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觀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不以丈夫期我也故不能默默輒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

知仕之不惟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迺類於俳優者之辭顔

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成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設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固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

負如何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令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以為疾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非尤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

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王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将耕於寛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王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刓之刑信如何也士

固信於知己㣲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重與陸賔虞書　　劉軻

别韶卿已逾時雖遊處讌賞不接然予心未嘗一日去韶卿也且京洛相去八百里足以絶韶卿車轍馬跡矧又自洛南而東涉淮浮江汎洄數千里安得不悒悒西望邪比予在輦下五六年始不知韶卿及知韶卿兩心始親而形骸已相遠苟未能忘情忍不酸鼻去涕為吾友之思邪前陸掾来得韶卿書知韶卿欲屈道以從人

求京兆解送知韶卿道在與否固不在首解於京兆也愚嘗謂與遊者道韶卿膚末雞髮未鶴然其心甚老脫一旦脅肩低眉與諸子爭甲乙於縣官豈愚所謂甚老者邪韶卿曾不是思也愚所謂首出者謂四科首顔閔三十世家首太伯七十列傳首伯夷其為首出豈不多邪韶卿不首於是而欲首於何哉僕又聞京兆等試試官知與否脫有知韶卿人聞烏有不心躬嘿禮靈冠統以待之邪夫然亦何害小伸於知己耳不然則東國絀

臣西山餓夫微仲尼何傷為展季伯夷矣韶卿獨不見既得者邪豈盡為顔子太伯伯夷然幸韶卿熟思之無以予不食太牢為不知味者也前月中兩寄狀計必有一達者過重陽當決策東去計韶卿無以予身遠而不予思也勉矣自愛策名春官後當會我於真山

與陶進士書　李商隱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覿昨又垂示東岡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與大不宜為冗慢無勢

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邪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常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常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為己而已亦所以為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禀已而被鄉曲所薦入來京師久亦思前輩達者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蘗出門寂寞往返其間數

年卒無所得私怪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為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大和七年後雖尚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㦧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尚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邪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為寫出舊文納貢院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

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
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為薦託之辭
故夏口與及第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
述作乃命合為夏口門人之一數耳爾後兩應科目者
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
耳前年乃為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
二學士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
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

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塲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尋復啓與曹王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

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輙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農牧會令太守憐之催去復任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傫耳然至於文字章句愈帖息不敢驚張常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邪豈有意邪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始得其甲者朝高

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思欲窮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鄱為我指引巖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暮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得吾子於邑中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邪令李生已得第而又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得聚會話既

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揩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邪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

答侯高第二書　李翺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能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在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憂乎

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説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者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禹湯文王孔子之道未絶於地矣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宫商之一其聲音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沈浮之時乎茍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沈浮之時則是乘流望風而

高下焉苟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蓋孔子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絕糧於陳蔡之師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邪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

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也而人之不信也與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謂顔回如謂由也賜也顔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

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其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顔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邪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汙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夫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

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傳之於天下者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大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

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親故知我者也苟異口同辭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合於吾心乎吾非不信子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寄從弟正辭書

知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懷念勿在意凡人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爾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時哉此

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爾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借如用汝之所知分為十焉用其學聖人之道而和其心使餘者以與時世進退於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秪益勞其心爾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

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爾貴與富在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

内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克之者也何懼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於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汝且以樂言吾道之云爾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為内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姑恩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

伯仲書題誨責疎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令日中外書題其間疎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令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知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易曰王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

專之禮詩云將翺將翔佩玉瓊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此主酒食待賔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宫祖廟既毁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為婦令此禮凌夷人從茍且婦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於此可為墮淚汝等當學讀詩禮論語孝經此最為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

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冪䍦必為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為丈夫之象丈夫為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於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頗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己能承順十五姊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旅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患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

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輿

昔歲吾行吴江上得亭長所貽劔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褻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胷中數月後因過歧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為可為砥吾遂取

斂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紿復就
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
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覩變化蒼慘剥落若青蛇
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
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歎以為金剛首五材
及為工人鑄為器復得首出利物以剛質銛利苟蹔不
砥礪尚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銛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
為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邪以此益知人之生於

代茍不病盲聾喑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為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為造化剩物殁復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為辜負日月之光景邪吾常覩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況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彫缺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兎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

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為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為茍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為投剌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為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諭解令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為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茍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秪

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否也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弦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勗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

劒之鍔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兮季兮無墜吾命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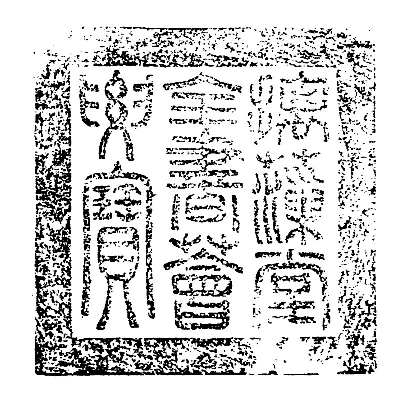
諭江陵耆老書　　劉蛻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

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為之廟世
饗其雠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為不然楚人之性
慓悍大能復其仇讎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
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乎
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
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饗而虛其報則江陵
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
病而獲康彊有饗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

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父兄則胥自為無勇也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𩟄乎吾以為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𩟄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唐文粹卷九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趙之壁